

正斷諸障。是故我當住奢摩他。而以智慧遍求真實。不應唯由奢摩他故便生喜足。云何真實。謂於勝義一切有事。由補特伽羅及法二我空性。」又此真實。是諸度中慧度所證。非靜慮等所能通達。莫於靜慮誤為慧度。更須生慧。如解深密經云。「世尊。菩薩以何等波羅蜜多。取一切法無自性性。觀自在。以般若波羅蜜多取。」前引修信大乘經。亦於此義密意說云。「若諸菩薩不住般若信解大乘。於大乘中隨修何行。我終不說能得出離。」

第二學習毘鉢舍那之法分四。^一依止毘鉢舍那資糧。^二毘鉢舍那所有差別。^三修習毘鉢舍那之法。^四由修習故毘鉢舍那成就之量。今初

親近無倒了達佛語宗要智者。聽聞無垢清淨經論。由聞思慧引發通達真實正見。是必不可少毘鉢舍那正因資糧。若於實義無決定見。必不能生通達如所有性毘鉢舍那故。又此正見。要依了義而善尋求。不依不了義。故須先知了不了義所有差別。乃能解悟了義經義。此若不依定量大轍解密意論。如同生盲又無導者而往險處。故當依止無倒釋論。為當依止何等釋論。謂佛世尊於多經續明了授記。能解深義聖教心藏。遠離一切有無二邊。曰聖龍猛遍揚三處。應依彼論而求通達空性見解。

此又分三。明了義不了義經。^二如何解釋龍猛意趣。^三決擇空性正見之法。今初

諸欲通達真實性者。須依佛語。然諸佛語由種種機。意樂增上亦有種種。當依何等求深義耶。謂當依止了義佛語通達真實。若爾何等名為了義。何等名為不了義耶。答。此就所詮安立。詮顯勝義是名了義。詮顯世俗應知即為不了義經。如無盡慧經云。「何等名為了義契經。何等名為不了義經。若有安立顯示世俗。此等即名不了義經。若有安立顯示勝義。此等即名了義契經。若有顯示種種字句。此等即名不了義經。若有顯示甚深難見難可通達。此等是名了義契經。」

若由顯示世俗成不了義。顯示世俗其理云何。又由顯示勝義而成了義。顯示勝義復云何顯。即彼經中明顯宣說。如彼經云。「若有由其種種名言。宣說有我。有情。命者。養者。士夫。補特伽羅。意生。儒童。作者。受者。於無我中顯似有我。此等名為不了義經。若有顯示空性。無相。無願。無作。無生。不生。無有情。無命者。無補特伽羅。及無我等諸解脫門。此等是名了義契經。」此說開示無我及無生等。斷絕戲論是名了義。宣說我等是不了義。故亦應知無我無生等是為勝義。生等是世俗。^三摩地王經云。「當知善逝宣說空。是為了義經差別。若說

有情數取士。其法皆是不了義。」中觀光明論云。「是故應知。唯說勝義是名了義。與此相違是不了義。」入一切佛境智慧光明莊嚴經云。「所有了義是名勝義。」無盡慧經說無生等是名了義。故定應知唯無生等說名勝義。故中觀理聚及諸解釋。應知如實宣說了義。以廣決擇離生滅等一切戲論真勝義故。何故如是二種宣說。而名了義不了義耶。謂由此義不能更於餘引轉故名為了義。或義定了。此義即是真實性義。過此已去不可引轉。所決擇事到究竟故。諸餘補特伽羅除此不可引顯餘義。由其具足能成量故。如中觀光明論云。「何等名為了義。謂有正量依於勝義增上而說。此義除此。餘人不能向餘引故。」由此宣說之力。其不了義亦能了解。謂若此義不可如言而取。須引餘義釋其密意。或雖可如言而取。然彼非是究竟真實。除彼更須求彼真實。故非了義。或義未了。

有作是說。諸了義經是如實說。故若彼經宣說無生無補特伽羅等。應須執為全無有生補特伽羅。若不爾者。應非了義。以其言聲非如實故。然不應理。如是說法大師。現見眾多了義之經。遮生等時加勝義簡別。若有一處已加簡別。於未加者亦應例加。是共法故。又此即是彼法真實。豈能成立如是說者為非了義。若不爾者。總破生故亦別破句。故不能立如

是宣說了義之經。故經或論若不就其前後所說總體之理。唯由其中少分語句不可如言而取義者。應知不壞為了義經。又若彼語縱可如言而取其義。然亦不成非不了義。

第二如何解釋龍猛意趣。般若經等宣說諸法。皆無自性無生滅等。其能無倒解釋經者。厥為龍猛。解彼意趣有何次第。答。佛護。清辯。月稱。靜命等大中觀師。皆依聖天為量。等同龍猛。故彼父子是餘中觀師所依根源。故諸先覺稱彼二師名根本中觀師。稱諸餘者名隨持中觀師。

又有一類先覺知識作如是言。「就立名言而立名者。略於二類大中觀師。謂於名言許外境者。名經部行中觀師。及於名言不許外境者。名瑜伽行中觀師。就立勝義亦立二名。謂許勝義諦現空雙聚。名理成如幻。及許勝義諦唯於現境斷絕戲論。名極無所住。」二中初者許是靜命論師及蓮花戒等。其如幻及極無所住之名。印度論師亦有許者。總其印藏自許為中觀之論師。雖亦略有如是許者。然僅決擇龍猛菩薩弟子之中大中觀師有何宗派。若諸細流誰能盡說。又其覺慧大譯師云。「就勝義門所立二宗。是令愚者覺其希有。」此說極善。以彼所說。唯就理智比量所量之義為勝義諦。理智所量順勝義諦故。假名勝義。

中觀莊嚴論及光明論俱宣說故。又諸餘大中觀師亦不許唯以正理斷除戲論便為勝義諦。故非善說。

智軍論師云。「聖父子所造中觀論中未明外境有無之理。其後清辯論師破唯識宗於名言中建立許有外境之宗。次靜命論師依瑜伽行教於名言中說無外境於勝義中說心無性。別立中觀之理。故出二種中觀論師。前者名為經部行中觀師。後者名為瑜伽行中觀師。」次第實爾。然月稱論師雖於名言許外境有。然不隨順餘宗門徑。故不可名經部行者。如有說同婆沙師亦極非理。雪山聚中後宏教時有諸智者於中觀師安立二名。曰應成師及自續師。此順明顯句論非出杜撰。故就名言許不許外境定為二類。若就自心引發定解勝義空性之正見而立名亦定為應成自續之一。

若爾於此諸大論師應隨誰行。而求聖者父子意趣。大依怙尊宗於月稱論師派。又此教授隨行尊者之諸大先覺亦於此派為所宗尚。月稱論師於中觀論諸解釋中。唯見佛護論師圓滿解釋聖者意趣。以彼為本。更多採取清辯論師所有善說。略有非理亦為破除。而正解釋聖者密意。彼二論師所有釋論。解說聖者父子之論最為殊勝。故今當隨行佛護論

師月稱論師決擇聖者所有密意。

第三決擇空性正見之法分二。^一悟入真實義之次第。^二正決擇真實義。

今初

何者名為所應現證實性涅槃及能證得涅槃之方便。其悟入真實又從何門而悟入耶。答。若內若外種種諸法。實非真實現似真實。即此一切並諸習氣永寂滅故。於一切種悉皆滅盡我我所執。是為此中所應證得實性法身。如何悟入真實之次第者。謂先當思惟生死過患令意厭離。於彼生死生棄捨欲。次見若未永滅其因。則終不能得還滅果。便念何事為生死本。由求其本。便於薩迦耶見或曰無明。為受生死根本之理。須由至心引生定解。發生真實斷彼欲樂。次見若滅薩迦耶見。必賴發生智慧。通達無彼所執之我。故見必須破除其我。次依教理觀察其我。有則有害。能成其無而獲定解。是求解脫者。不容或少之方便。

如是於我我所無少自性獲定見已。由修此義而得法身。如明顯句論云。「若諸煩惱業身作者及諸果報。此等一切皆非真實。然如尋香城等惑諸愚夫。實非真實現真實相。又於此中何為真實。於真實義云何悟入耶。茲當宣說。由內外法不可得故。則於內外永盡一切種我我所執。是為此中真實性義。悟入真實者。慧見無餘煩惱過。皆從薩迦耶見生。通達

我為此緣境。故瑜伽師當滅我。此等應從入中論求。」又云。「修觀行者。若於真實起悟入欲。而欲無餘。永斷煩惱及諸過失。應如是觀。何者。為此生死之本。彼若如是正觀察已。則見生死以薩迦耶見而為其本。又見我是薩迦耶見所緣境界。由我不可得故。則能斷除薩迦耶見。由斷彼故。永斷煩惱及諸過失。故於最初唯應於我諦審觀察。何為我執所緣之境。何等名我。」

又於無量各別之法。佛說無量破除自性之理。然修觀行者悟入之時。應略決擇修習我及我所悉無自性。此是中論第十八品之義。月稱論師依佛護論師所說而建立。入中論說補特伽羅無我。亦即廣釋第十八品之義。若謂此中。豈非宣說悟入大乘真實之法。故唯滅盡我我所執。非是所得真實性義。又唯決擇我及我所悉無自性。亦未決擇諸法無我。故名悟入真實之道不應正理。答曰。無過。於一切種永滅我我所執略有二種。一若以煩惱更不生理而永斷者。雖於小乘亦容共有。然由永斷內外諸法戲論之相。皆無可得。即是法身。又若通達我無自性。於彼支分諸蘊亦能滅除有自性執。譬如燒車則亦燒毀輪等支分。如明顯句論云。「依緣假立。諸具無明顛倒執者。著為我事。即是能取五蘊為性。然所執我為

有蘊相耶。為無蘊相耶。求解脫者當善觀察。若一切種善觀察已。求解脫者見無所得。故於彼云。『我性且非有。豈能有我所。』由我不可得故。則其我所我施設處亦極不可得。猶如燒車。其車支分亦為燒毀。全無所得。如是諸觀行師。若時通達無我。爾時亦能通達蘊事我所皆無有我。』此說於我達無性時。亦能通達我所諸蘊無我無性。入中論釋云。『由緣色等自性成顛倒故。亦不能達補特伽羅無我。以於諸蘊施設我事而緣執故。如云。乃至有蘊執。爾時有我執。』此說未達蘊無自性。不能通達補特伽羅無我性故。

若即通達補特伽羅無自性慧。而是通達蘊無性慧。則有通達二種無我二種覺慧成一之過。法與補特伽羅二各別故。能達彼二無性。二慧亦應各別。如達瓶柱無常之慧。若即通達補特伽羅無自性慧。不能通達蘊無自性。則正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時。如何安立亦能通達蘊無自性耶。初問非許。當釋後問。謂正通達補特伽羅無自性慧。雖不即執蘊無自性。然即由此慧不待餘緣能引定智。決定諸蘊皆無自性。能斷蘊上增益自性諸增益執。故說通達補特伽羅無自性時。亦能通達蘊無自性。如佛護論云。『屬我所有名曰我所。若我且無。由無我故何能更云此是我之所有。』譬如定知無石女兒。雖不即由此慧執云無彼

耳等。然能斷除計有耳等增益妄執。故若定知無真實我。則能滅除執彼眼等真實有故。

若爾自部說實事宗。許補特伽羅為假有者。亦皆不許補特伽羅為勝義有。則彼諸師亦當通達眼等諸法皆無自性。若如是者。眼及苗等諸粗顯法。彼等亦皆許為假有。亦應通達皆無自性。若謂實爾。違汝自許。應不更成苗等無實。善惡業道亦應建立於相續上。應許相續是無自性。如顯義論云。「若同夢者。無十不善及布施等。則未睡時豈非同於已睡之時。」則中觀師說彼如夢無實之時。應無駁難。故說實事自宗說勝義世俗成與不成。與中觀宗說世俗勝義成與不成極不相順。故彼諸師世俗所許諸法。由中觀師自量斷之。成勝義有。彼師許為勝義有者。中觀義成世俗有。全無所違。應詳辨別。又彼諸師所許假有補特伽羅與此論師所許假有補特伽羅。二名雖同。其義各異。以此論師說彼諸師。皆無通達補特伽羅無我見故。由未通達諸法無我。亦不能達補特伽羅無我義故。故此論師許其乃至未捨諸蘊實有之宗。亦執補特伽羅實有。彼宗諸師未能通達補特伽羅勝義無故。

第二正決擇真實義分三。^一正明正理所破。^二破所破時應成能立以誰而破。^三依其能破於相續中生見之法。初又分三。^一必須善明所破之因相。^二遮遣餘派未明所破而妄破除。^三自派明顯

所破之理。 今初

譬如說此補特伽羅決定無有，必須先識其所無之補特伽羅。如是若說無我無性決定此義，亦須善知所無之我及其自性。若未現起所破總相，則其破彼亦難決定。是無顛倒故。入行論云：「未觸假設事，非能取事無。」其所破之差別雖無邊際，然於總攝所破根本而破除者，則能滅一切所破除。又若不從究竟微細所破樞要而滅除者，有所餘存便墮有邊耽著實事，終久不能解脫。三有若未了知所破量齊破太過者，失壞因果緣起次第，墮斷滅邊，即由彼見引入惡趣。故應善明所破為要。此未善明，決定發生或是常見或斷見故。

第二遮破他派未明所破而妄破除分二。^一明所破義遮破太過。^二明所破義遮破太狹。初又分二。^一說其所欲。^二顯其非理。 今初

現自許為釋中觀義者，多作是言，就真實義，觀察生等有無之理，從色乃至一切種智一切諸法，皆能破除。隨許何法，若以正理而正觀察，皆無塵許能忍觀察。由破一切有無四邊，非有一法此不攝故。又見真實之聖智，全不見有生滅繫縛解脫等法。如彼所量應是真實，故無生等。設許生等為能忍否，觀察實性正理觀察，若能忍者，則有堪忍正理所觀之事。

應成實事。若不堪忍。則理所破義而云是有。如何應理。如是若許有生等為量成不成。若有量成不應正理。見實性智見無生故。若許由名言眼識等成者。彼是能成之量不應道理。彼等是量已被破故。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眼耳鼻非量。舌身意亦非。若諸根是量。聖道復益誰。」入中論云。「世間皆非量。」若雖無量成而許是有。既非自許亦非正理。故亦不成。又若許生非勝義許須世俗許。此亦非理。入中論云。「於實性時由何理。破自他生不應理。即由彼理於名言非理汝生由何成。」此說由於勝義破生正理。於名言中亦能破故。又若不許從自他等四句而生。則於勝義觀察四句破除生時應不能破。以除彼等有餘生故。若從四句隨一而生。不許餘三應從他生。此不應理。入中論云。「世間亦無從他生。」故破生時不應更加勝義簡別。明顯句論破加勝義簡別語故。此有一類雖於名言亦不許生等。餘者則於名言許有。然彼一切皆作如是暢亮宣說。由諸正理於諸法上破除自性。是此論師所宗無可疑賴。以雙於二諦破自性故。如是無性復有何法。故於所破冠加勝義簡別語者。唯是中觀自續師軌。

第二顯其非理分二。顯彼破壞中觀不共勝法。二顯所設難皆非能破。初又分三。明中觀勝

法^二。彼如何破壞^三。諸中觀師如何答彼。

今初

如六十正理論云。「此善願眾生，集修福智糧，獲得從福智所出二殊勝。」由大乘行，令所化機於果位時獲二勝事，謂勝法身及勝色身。此於道時，須如前說方便般若，未單分離積集無量福智資糧。此復觀待至心定解世俗因果，從如此因生如此果，勝利過患，因果系，即於盡所有性獲得定解，及由至心定解諸法皆無自性，如微塵許，即於如所有性獲得定解。若無此二，則於雙具方便智慧二分之一道，不能至心而修學故。如是果位能得二身之因，有賴根本決擇正見，道無錯誤。其決擇正見之法，即無間所說雙於二諦獲決定解，除中觀師，任何補特伽羅皆見相違，無慧宣說無違之理。唯具深細賢明廣大觀慧中觀智者，善巧方便通達二諦，決擇令無相違氣息，能得諸佛究竟密意。由此因緣，於自大師及佛聖教，生起希有最大恭敬，發清淨語，以大音聲數數宣告。「諸具慧者，應知性空之空義，是緣起義，非作用空無事之義。」

諸說實事自部智者，雖善修習眾多明處，猶不能許中觀正見。故於中觀師作如是諍，若一切法皆無自性自體空者，則繫縛解脫生死涅槃一切建立皆無立處。如中論云。「若

此悉皆空。應無生無滅。則諸四聖諦。於汝皆應無。」此說若自性空。生滅四諦皆不應理。迴諍論云。「設若一切法。皆非有自性。汝語亦無性。不能破自性。」此說諍論若語無性。則不堪能破除自性成立無性。若無自性。則能生所生能破能立之作用皆不應理。此是由覺破自性理。能破一切能作所作。故相辯諍。故實事師與中觀師諍論二宗不共之事。唯諍性空可否安立生死涅槃一切建立。故無塵許自性之自體。然能許可能生所生及破立等生死涅槃一切建立。是乃中觀之勝法。如中論第二十四品云。「應成諸過失。於空不成過。汝破空成過。彼於我無過。若誰可有空。於彼一切成。若誰不許空。於彼皆不成。」此說於無性者。非但不犯「若一切皆空」等過。且於性空之宗有生滅等。於自性非空之宗反皆不成。如明顯句論云。「於我宗中。非但不犯所說眾過。其四諦等一切建立且極應理。」為顯此故。頌云。「若誰可有空」引文而釋。又中觀論第二十六品。顯示十二緣起。順轉生起次第及逆轉還滅之次第。第二十五品重破自性。第二十四觀聖諦品。極廣決擇。自性不空。其生滅等生死涅槃一切建立不成之理。及自性空。彼等一切可成之理。故應了知。持此品義遍一切品。故現自許講中觀義者。說無性中能生所生等一切因果悉不得成。乃說實事之宗。

龍猛菩薩之所許。謂依如此如此因緣。生滅如此如此眾果。即應依此因果建立而求。性空及中道義。如第二十四品云。「若緣起所生。即說彼為空。即依他假設。亦即是中道。若非依緣起。是法全非有。故若非性空。全非有是法。」此說性空能遍緣起。莫故違說。凡因緣生定有自性。迴諍論云。「若誰有此空。彼有一切義。若誰無空性。彼一切非有。諸說空緣起。中道為一義。無等第一語。敬禮如是佛。」七十空性論云。「由一切諸法。自性皆是空。諸法是緣起。無等如來說。」六十正理論云。「諸不許緣起。著我或世間。彼遭常無常。惡見等所劫。若有許緣起。諸法有自性。常等過於彼。如何能不生。若有許緣起。諸法如水月。非真非顛倒。彼非見能奪。」出世讚云。「戲論說眾苦。自作及他作。俱作無因作。佛則說緣起。若法從緣起。佛即許是空。說法無自性。無等獅子吼。」此等唯說由緣起。因故自性空。故緣起義現為無性空性之義。即是龍猛菩薩不共之宗。

若謂無性之空。是就中觀自宗安立。而緣起因果之建立。於自宗中不善安立。便謂就他而假立者。非緣起義。如云。「若誰可有空。於彼一切成。」此說何宗許無自性。即於彼宗。生死涅槃一切緣起。皆應理故。若爾。許空性宗。生死涅槃如何成耶。答。一切諸法自性空者。

是由依因緣生起之理。故說彼空。後當廣釋。故於此宗緣起成立。此成立故苦亦成立。苦依因緣緣起建立。若無緣起。苦不成。故若有苦諦。生苦之集。滅苦之滅。能滅之道。亦皆應理。故有四諦。若有四諦。則於四諦。知斷證修亦皆成立。若有知等。則三寶等一切皆成。如明顯句論云。「若於誰宗。有一切法皆自性空。即於彼宗如所宣說此等一切皆可得成。云何得成。答。我因緣起故說是空。故誰有空。即有緣起。誰有緣起。則四聖諦於彼應理。云何應理。答。謂由緣起故。乃有苦諦。非無緣起。彼無性故。即為性空。若有苦者。苦集苦滅趣苦滅道。皆可成立。故知苦斷集證滅修道。亦得成立。若有知苦諦等。則有諸聖果。若有諸果。住果亦成。若有住果。則有諸向。若有住果及向。即有僧寶。有諸聖諦。即有正法。若有正法及僧伽者。佛亦得成。是故三寶亦得成立。則世出世一切諸法。差別證德一切皆成。諸法非法及其果報。並其世間一切名言亦皆得成。故云。『若誰可有空。於彼一切成。』若誰無空。則無緣起。故一切不成。一言成不成。應知是說彼等有無。又前引迴諍論之諍。龍猛菩薩明顯答云。於無自性能作所作皆悉應理。迴諍論云。「若法依緣起。即說彼為空。若法依緣起。即說無自性。」自釋中云。「汝由未解諸法空義。故汝難云。『汝語無性故。應不能破諸法自性。』然此是說。諸緣

起法即是空性。何以故。是無自性故。諸緣起法其性非有。無自性故。何故無性。待因緣故。若法有性。則無因緣亦應恆有。然非如是。故無自性。故說為空。如是我語亦是緣起。故無自性。無自性故說空應理。如瓶衣等。是緣起故自性雖空。然能受取蜜水乳糜。及能遮蔽風寒日曝。如是我語。是緣起故雖無自性。然能善成諸法無性。故說「汝語無自性故。應不能破除一切法自性。」皆悉不成。」此極顯說。若有自性不待因緣。若待因緣定無自性。順行逆返及無性語。而能作為破立等事。由依因緣。染淨諸法生滅緣起與無自性隨順和合。固不待言。即此緣起。為達無性最無上因。當知唯是中觀智者所有勝法。

若執緣起生滅定有自性。破自性理而破生滅緣起。如天變成魔。於能如實得中觀義作大障礙。故於諸法若見無有塵許自性引生定解。而就自宗於因果系全無引生定解之處。須就他許。若就自宗於因果上善引定解。而於無性自宗全無定解之處。而於無性取密意者。應知未得中觀正見。應於能得正見之因。淨護所受淨戒為本。多門策勵積集資糧。淨治罪障。親近善士勤求聞思。能於如是現空二事雙引定解者。至極少際。故極難得中觀正見。中論二十四品密意說云。「由知諸劣慧。難達此深法。故於說正法。能仁心退捨。」寶鬘

論云：「且此不淨身粗惡是現境，恆常而顯現，若尚不住心，爾時此正法無所住深細，非現最甚深，於心何易轉。此法甚深故，知眾生難悟，故能仁成佛，欲捨不說法。」經論皆說極難通達。若不如是，僅於少數堪為定量之論，見說觀察瓶等與自支分，以一異理決擇無性而起誤解。便觀瓶等，於自支分、嘴項等中，為是何事？若於彼中全無所得，便起定解，謂瓶非有。次於觀者亦如是觀，則覺觀者亦定非有。爾時觀者且無所得，又由誰知瓶等為無？由是便謂非有非無，以相似理引顛倒解。若安立此為得正見，誠乃易事。故具慧者應於了義經，及中觀等清淨釋論所說空義，即緣起義，中觀智者所有勝法，尤於佛護論師、月稱論師無餘盡解。聖者父子所有密意，最微細處，謂依緣起於無自性生定解法，及性空法，現為因果之理，當生定解，他莫能轉。

第二彼說如何破此之理。如是龍猛菩薩之宗，謂諸法全無塵許自性。若由自性，生死涅槃一切建立皆不得成。然此建立不可不有，其縛脫等一切建立皆當安立，故亦定須許無自性。然汝等說，若一切法皆無自性，餘復何有？破除縛脫及生滅等，不須更加勝義簡別。即由破除自性正理而能破除。故於無性安立縛脫及生滅等，應當審思云：何非破？若謂論

師就名言許繫縛解脫生死涅槃一切建立。我於名言亦許彼等故無過失。此非應理。月稱論師於名言中亦許諸法全無自性。汝亦共許。若爾破除自性之理。於名言中亦須破彼自性故。又許破自性之理。能破繫縛及解脫等。故於名言亦破繫縛及解脫等。極為明顯。總許無性與繫縛解脫生滅等相違。則於性空之空。生死涅槃一切建立而應理者。隨於二諦皆不得成。故汝破壞中觀所有唯一勝法。若不許彼為相違者。許於所破全不簡別。以破自性之理而破生滅繫縛解脫等。全無正因。若以破自性之理而破因果。則無性中無生滅等。是與第二十四品「若此等皆空。應無生無滅。則諸四聖諦。於汝應皆無。」實事師宗所起諍論。及迴諍論中「設若一切法。皆非有自性。汝語亦無性。不能破自性。」實事師宗所起諍論。顯然無別。若謂性空不空。其生滅等皆不得成。我俱不許性空不空。故無過失者。此定非論義。明顯句論云。「其生滅等非但於我無不成過。其四諦等且極應理。」本論亦善分辨性空之宗。彼等皆成。不空之宗則皆不成。入中論云。「事空如像等。依緣非不許。如從空像等。能生彼相識。如是諸法空。然從空事生。」

又以正理破縛脫等。非於勝義而能破除。須於世俗中破。然於名言破除生死涅槃一

切建立之中觀論師。誠為先所未有者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七終